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

節本明儒學案

啓超自署

例言

啓超自學於萬木草堂。卽受明儒學案。十年來以爲常課。每隨讀隨將精要語圈出。備再度研覽。代書紳云爾。乃今取舊讀數本。重加釐訂。節鈔以成是編。非敢點竄。覽典塗改清廟。良以今日學絕道喪之餘。非有鞭辟近裏之學以藥之。萬不能矯學風而起國衰。求諸古籍。惟此書最良。而原本浩瀚。讀者或望洋而畏。不能卒業。又或汎汎一讀。迷於蔓枝。仍無心得。抑今者當社會現象日趨複雜之時。學者應讀之書無量。祖國古籍。占位置十之一耳。祖國古籍應讀者。又無量。語道之書。又占位置十之一耳。以至有限之日力。而治多數不可緩之學問。其安能殫。故公此本於世。亦爲同志略節精力云爾。道學與科學界線最當分明。道學者。受用之學也。自得而無待於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無二者也。科學者。應用之學也。藉辨論積累而始成者也。隨社會文明程度而進化者也。故科學尙新。道學則千百年以上之陳言。當世哲人無以過之。科學尙博。道學則一言半句。可以畢生受用不盡。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

損。學謂科學也。道謂道學也。抑科學之大別復二。一曰物的科學。二曰心的科學。心的科學者。若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皆是也。今世東西諸國。其關於此類之書。亦汗牛充棟。要之皆屬科學之範圍。不屬道學之範圍。何以故。以其屬於日益的方面。不屬於日損的方面故。此類書非可不讀也。然讀之。只有裨於智育。無裨於德育。亦不過與理化算術法律經濟諸科占同等之位置而已。啓超所以提倡此書之意。將於智育以外。爲德育界饋之糧也。顧明儒言治心治身之道備矣。而其學說之一大部分。則又理也。氣也。性也。命也。太極也。陰陽也。或探造物之原理。或語心體之現象。凡此皆所謂心的科學也。其於學道之功。本已無與。况吾輩苟欲治此種科學。則有今泰西最新之學說在。而諸儒所言。直芻狗之可耳。故以讀科學書之心。眼以讀宋明語錄。直謂之無一毫價值可也。今本書所鈔。專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屬於科學範圍者。一切不鈔。

宋明儒者。以辨佛爲一大事。成爲習氣。卽梨洲亦不免。夫佛固不可謗。謗之無傷於

日月不俟論矣。抑宋明哲學何以能放一異彩。其從佛學轉手之跡。顯然共見。藥水心云：「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可謂深中其病。顧又勿論此。藉使當時哲學果遠出佛說之上。而學者能受用與不能受用。夫又豈在於口舌。蓋此事本屬智育範圍。非德育範圍矣。羅念菴曰：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劉念臺亦云：莫懸虛勸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一誠知本之言也。故今於辨佛之說。一切不鈔。

諸儒言下手工夫。多互相箴砭救正。此言說之所由益多也。如或因學者操持過甚。而以自然之說救正之。或因學者放任過甚。而以戒慎之說救正之。凡此皆針對當時學風以立言。佛說既破我執。又當破法執。所謂法尙當舍。何況非法。是也。此如服藥所以藥病。然藥力恆偏。緣藥復生他病。故再以藥藥藥。實則藥期於無病。藥本當舍。藥既已病。則藥藥之藥。更當舍。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當時學者得良醫指出病

原。授以藥而瞑眩焉。陽明是也。其後服藥過度。漸生他病。則更有他良醫加減其方。龍溪念菴蕺山之徒是也。方不一。總期於已病而已。今學者並未信己之有病。並未肯服藥。則惟保存本來痼疾。若緣藥而生之他病。未嘗有也。如此則藥藥之藥。實不適用。但肯服食此公共獨步單方。已儘毀我輩受用不盡。以佛語解之。則我輩今日當先破我執。其破法執。則百尺竿頭之一步。俟諸異日耳。故將此類辨論。一概不鈔。惟江右一派。多矯當時放任之弊。此弊雖今之不悅學者。亦多犯之。故稍存錄焉。

梨洲之著學案。本有兩目的。其一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其他則創製學史。成不朽之業也。既曰學史。則諸儒之真面目。必須備見。乃爲盛水不漏。其發凡所稱必其人一生之精神透露。編中乃能見其學術是也。今節鈔之意。只取其第一個目的。供我輩受用而已。所謂憑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以是之故。往往將其最精妙之談。刪去。而留其平易切實者。此平易切實之言。或非本人所重視。幾於買櫝還珠矣。故欲由節本以窺當時學術流派。其滅裂莫甚焉。然則此本謂之梨洲之罪人可也。雖

然。有原書在。志在掌故者。固可反而求之。啓超雖妄。寧敢抹倒先輩名山大業邪。日本井上哲次郎氏有言。『治王學者。其所信之主義。曰知行合一。故其人身教之功。比諸言教之功爲尤大。欲觀其精神。無寧於其行事求之。』(井上氏著「日本陽明派之哲學」第六二十七葉) 此知言也。梨洲本書於諸儒列傳。類能傳其精神。今全鈔錄以資高山景行之志。且其學說之大概。及梨洲先生之意見。皆具於此焉。此又梨洲精神所寄也。

明儒學案。實不啻王氏學案也。前夫子王子者。皆王學之先河。後夫子王子者。皆王學之與裔。其並時者。或相發明。(如甘泉之類)或相非難。(如整菴之類)而其中心點則王學也。原本之姚江學案。純采蕺山所輯陽明傳信錄。已極精粹。無所容刪節。故全錄之。(原本錄陽明語鄙見尙嫌其太嚴有許多切要語遺而未入者初意欲補之以垂體例中止學者最宜讀陽明全集及傳習錄若日力不逮者則拙著「德育鑑」及「王陽明傳」可參觀也。)

江右之學。最得王門真傳。戴山則如孔之有孟荀。佛之有馬鳴龍樹也。故於姚江案以外。惟此兩案所錄獨多。見羅爲王學別子。甘泉爲王學同調。見羅言說最多。甘泉徒侶最廣。原本於此二案。致爲浩瀚。啓超則謂其粹精者。他案盡之矣。而大部分皆陳言也。故所錄獨少。諸儒上中下三案亦然。

原本都爲六十二卷。今卷帙既殺於舊。乃以案分之。案爲一卷。都凡十二卷。眉端案語。皆疇昔自課時拉雜筆記者。毫無精論。本不敢以玷前哲名著。但念或可以促讀者注意。而助其向上之心。亦未始無小補。姑存之。

薛敬軒曰。『將聖賢言語當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梨洲亦云。『學貴自得。最忌說破。後作光景玩弄。』吾黨誠有志於自治之學。但受持此中片言半句。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則既可以終身受用不盡。若以之飾口耳四寸之間。則賢於博奕耳。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泝泝統。此則吾黨自擇。而梨洲先生甯能助予。

乙巳十月

後學梁啓超鈔竟記

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簑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陋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麟絲。無不辨晰。

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發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原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朱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間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姚江黃宗羲識

節本明儒學案目次

飲冰室叢書第六種

節本例言

原本發凡

目次

師說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胡九韶先生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詡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白沙學案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澤野先生枬

司務呂槐軒先生潛

諸生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二、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闢先生之士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浙中王門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節本明儒學案 目次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尙書黃久菴先生縮

布衣董蘿石先生溟（附子穀）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峰先生元沖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川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汴

江右王門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附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督學萬思獻先生廷言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嶽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楚中王門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閣齋先生元亨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秦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處士王東崖先生巽（附樵夫陶匠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竝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恭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壻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方伯張古誠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峰先生嶽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盧冠岩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嶽先生善繼

臺長曹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啟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櫛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蕺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附案

副使顏沖宇先生鯨

尙寶司丞應天彜先生典

周德純先生瑩

盧德卿先生可久

杜子光先生惟熙

節本明儒學案

飲冰室叢書第六種

姚江黃宗羲著

新會梁啟超鈔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

此劉段
出評隨
一代學
者而製
淵遠之
者而所
論與衆
淵不無
異同吾
輩於預
學案之

簡先徵
之正自
得益

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

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

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於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

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殺。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日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屐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君思先生聖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

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

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
謝公輝鳴酒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欬也。而歛嘯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

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闢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漸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揚廉字號。玉夫丁曉字。

王陽明守仁

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獵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矣。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

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套。先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迥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真顯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渠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

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

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此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

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謂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

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栲

愚按闢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尙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馬何諸君子。學行同類。故附焉。何謂馬里推茲呂澗張節郭邪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竹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扶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遺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

與同郡羅文懿爲筆硯交。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士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繼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者。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吃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魯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

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釗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前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繙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敍所得。不闕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惟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徵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胡九韶先生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劄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樸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觀親於京師。

從洗馬楊文定澤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大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妻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翥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

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優僚閒，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蠡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

此不但
獨善結

困知勉
行最當
學

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人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目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敕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况於先生乎。陳建之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而爲此。固不足惜。薛方山亦儒者。憲章錄乃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襁冠蓬首。短衣束裙。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

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諫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

撫守張瓚

人 潘 萬

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

之 尹 直

欲壞其節行。令人訟

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

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

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

元 補

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

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願涇凡

元 成

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

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

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此以知其不然

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論德

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囊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

知其不然者二也。以義論之。當時石亨勢如燎原。其薦先生以炫耀天下者。區區自

居一舉主之名耳。向若先生不稱門下。則大拂其初願。先生必不能善歸。先生所謂

欲保性命者。其亦有甚不得已者乎。

吳康齋先生語

此語言
權科思
想者必
睡案之
然自治
之道實
應爾不
然務神
無時得
清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以容訖。彼猶未悟。不免設破。此閒氣爲患。尋自悔之。因思爲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卽有容也。

食後坐東窗。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

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是言也。

文公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

也。文公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日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園寂。天地自闢。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

撲去病
根陽明
之藥最
良矣

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常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間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

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射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整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

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利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頓。應事後即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

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况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偶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

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凡百皆當責己。

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

小子一
生受病
正在此
危哉危

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

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口。

事往往急便壞了。

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人生須自重。

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無時無處不是工夫。

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不死。一日要是當做。於事厭倦皆無誠。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聞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尙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人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羈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酉。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

兮。必曰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而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眞。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眞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眞空卽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終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善惡辭讓是非。牴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心。作用見性。其所謂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屑屑掃除。不留

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縱。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行先屯田。宣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授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

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情慢。便昏聩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人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

即此致
日強安
惟日偷
之義

今多少
青尔志
士不到
老已衰
正氣不
學道

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竝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

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指。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警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故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習不著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善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

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繼于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相深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于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後返。從事于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已。弘。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

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于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九韶先生

胡九韶，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曰：清福其妻笑之曰：蠶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墮志矣。成化初卒。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瑾所屈。召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

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卽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爲三。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卽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問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卽理也。善固理矣。卽過不及而爲

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鑿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體仁說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治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卻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灑掃清潔。虛室以居。塵鬻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味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燕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

人之一心。貫串于事百事。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响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

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止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詡齋先生祜

余祜字子積。別號詡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爲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

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復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人門功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卽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卽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着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

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夏尙朴。字敦夫。別號東巖。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訾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卽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爲河漢乎。

夏東巖文集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卽是心存，豈俟終日跌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詠，終成都教諭。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諫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尙書湛甘泉先生若水別見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誦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

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闕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鸚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閣。皆恨相見之晚。醫閣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政府或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

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

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敍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論學書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時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人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禱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忽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

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何時矩。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閑自關。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主處耳。

與崔揖。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籓籬。籓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

語錄

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

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

題跋

贈彭惠安別言。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威武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

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著撰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

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通政張東所先生詔

張詔。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闔。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白劾。尋卽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卽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

子之學柳下惠與。

言行錄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常靜時。亦不能靜。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卽是小人而已矣。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

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

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

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上想爲吏部尙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免。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鼐。言夢一隻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民生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日至官。卽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卽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

入爲監察御史。絕服樸陋。壁蹙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牀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尙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問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諭。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况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

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卽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弘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良。號抱眞。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闌閭。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嘗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譚先生奪其產。縣令鞠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卽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遠。二

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門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祀。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謝謝祐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污。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

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愚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額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懼然。向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于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目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攸助。若夫挾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腳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

孫作直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張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卽轅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延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愾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下下見性之議。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瀟薛敬軒先生瑣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栴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諸生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爲榮陽教諭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郵人范俊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歎曰此問學正路

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卽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川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

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木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

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義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

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罕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謚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以是知克己最難。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事已往不追最妙。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銷融未盡。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理明則心定。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閒事。卽於義理日昧矣。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雜慮少則漸近道。

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御史闔子與先生禹錫

闔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其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腳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

西參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閩禹錫白良輔。以溯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逆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

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爲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爲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賁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城同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

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尙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

書問字。爲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昶。李昶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詩而去。小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濶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菴。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卽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倣昌黎之鱷魚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卽下洩。聲如雷鳴。奏課爲天下第一。陞金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遠。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朱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卽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頌冤。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却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文簡呂涇野先生枏

呂枏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悅。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卽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

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尙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卽與崔仲覺講於寶印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誠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

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卽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沓。難乎其爲苗矣。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旣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重輕。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

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

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論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態。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家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纍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

詔問講良知者何如。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

之從。不亦偏乎。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閑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焉。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又手不定便撒擺。立脚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卽我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

久工夫才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人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就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

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着俗人。便卽事卽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非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吃。使知得這道。如飢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得。是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

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也。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

理會。

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滿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

知一貫真境不爾繼事專求合於道終難湊茫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辰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盜。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郭郭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爲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道學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己。無欲自通神。識拄乾坤闕。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

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爲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飢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

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劬石和尙。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蚤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大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崇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肅。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竊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竊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竊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竊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尙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竊。竊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竊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竊槩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竊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尙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尙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

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法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遺其主使之入。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俾刪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儉人也。何弔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八爲補缺。其蘊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已。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

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尙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卽教也。眞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尙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眞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眞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

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藩臬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泣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南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億。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友。羅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化。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卽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

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某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册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舉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勳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

觀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卽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捱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遺澍水舟中講學。踰臨川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驟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玄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諡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

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漫錄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纔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己之心。便惟口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

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尙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

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日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儒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

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麤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有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氣者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文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和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竊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聞不靖。兵部尙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瀾頭諸寇。己卯六月。奉敕勸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之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

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入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疾。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順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

豈得曰
頓而已
哉

千言萬
語只是
發揮此
兩句以
此兩句
爲工夫

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

雖有安
亦克命
總終身
受用不
盡

間所爲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總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闍。相去不遠。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胡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昧口。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陽明傳信錄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教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爲言。言教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

此篇全
爲嚴山
所錄。嚴
山於王
學又一
轉手其

去取別
有尺度
未可謂
盡得其
說也然
所錄固
一無流
弊矣今
全鈔不
刪一字

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爲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之。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謂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遡之精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綫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己。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悟言參。轉增學慮。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爲何如。問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歧乎。宗周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云。崇禎己卯七月既望。後學劉宗周書。

語錄

敢放心
工夫不
獨小學
爲然我
輩並此
無之更
不得不
補也注
靜非王
學究竟
實其下
手也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所謂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與長中
諸生

刊落聲華。是學人第一義。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孟子所
謂先立
乎其大
者則其
小者不
能奪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亦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 應原忠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以上

與黃
宗賢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心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以上與王純甫

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

近世習
育日進
而德背
日數倍
坐此也

然則以
功利之
心談愛
國者何
如

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答王
天字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寄李
道夫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
元體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以上皆與
薛尚謙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菴少宰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豈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身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鳳夫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

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
庶武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
叔賢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曷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精心一念而未嘗靜也。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有二也。二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我輩宜
常自
審檢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

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以上皆答
論元辭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
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
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
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
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
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
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
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道答周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以上答周道通

謹獨即是致良知。

與黃勉之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

此節言
知行合
一最足
透切與
兼德學
說不期
而暗換

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着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已上答友人問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耶。晦菴謂人之

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

以此理
朱子即
物窮理
之數相
較真令
人有擊
頓振發
之樂

龜山曰
真知之
數只說
得即即
心即理
即知即
行即無
別法

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日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

今世傲
狠險戾
之徒侈
然以平
等自由
口頭禪
相號者

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以上答顧東橋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砒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一

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此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澆水下來。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工實地。文蔚

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同上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華

我以其
知爲
君彼自
能保
我
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

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

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菴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常與晦菴之有言。而遂籜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摺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

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答徐成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齊安編 續同志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反。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

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

科學校
業也道
學根也

此語直
令人無
所適適
凡吾輩
日言愛
國而無
實行者
皆未知
國之可
愛也推
之一切
皆如此

問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問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

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後此天
處四句
之爭辨
先生所
謂只是
閒說話
也

愛問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

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命爲主。人

欲又從而聽命者。以上徐愛記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練。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着寧靜。不惟有寧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開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伊川謂不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着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

事。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幹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幹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得謂之仁。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卽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它一個私己的心。已上俱證此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

崇禎科
學而處
諸學者
與夫說
禮科學
以爲道
學者讀
此書極
然

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稍末，無復有金矣。詳說

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旣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着一分意思。卽是不會好惡一般。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个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

舟舵之
喻發妙
但工夫
在常常
提醒

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既戒懼卽是知己。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惡念。

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后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致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致。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已上俱薛良配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不欺良
加一語
王學之
精義
於是矣

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

可見王
學不專
有頓教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工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已上俱陳九川語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

此亦漸
教

巖山口
如此說
知行合
一真是
絲絲見
血臂起
案大學
所謂其

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墻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墻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記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若釋氏之靜。却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即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着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它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諸君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工夫。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日子工夫都壞了。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已上俱黃
修易記

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

聖人之志矣。

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工夫否。曰。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便不着些

所謂清
明在躬
志氣如
馳也

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象貌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艸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蘊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擗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顯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看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餽。其流必歸於文過。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見上了。

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尙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纔做得箇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

已上俱錄
論語

此見先生學日
進而真
與人以
共見者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以上俱黃以方記

此是王門一大

公案所

謂因有

旬四無

旬之教

也後此

王學流

派紛爭

皆導源

於此說

龍溪念

楚泰州

戴山諸

案當知

其概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木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木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

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旣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王德天泉
證道記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璣。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與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

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石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寺田。從遊者頗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岐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眞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爲規範。董天眞之役。聞人銓。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溪附子毅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汴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

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精山傳云兵部及告病歸皆非

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

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巖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

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

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酌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白龍場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爲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茲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

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澆澆鍊。故水水在培澆其根。澆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澆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澆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許御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

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 欽宋

夫人之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伎心生焉。伎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亂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呪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感應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立齋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達。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終始。歧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 承吉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可以終身矣。而坦坦然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於虛見。且自誣也。附錄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亮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水樂寺返。白浦自姪溪返。

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克。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月。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謫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四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聘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己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己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濬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戒懼卽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功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

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

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障矣。故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卽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

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

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

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

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

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處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處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處。便是致吝之端。

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真體常寂。此誠意之極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旣歿。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

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爲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

論學書

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可見。龜溪王

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焚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障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

愚難附
窮是學
練人格
之最高
學校此
學校非

盡人能

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誠中寄 龍溪

入可遇

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先師遺命。相取

則不可

爲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

之者天

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仁。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

甚矣不

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

於此間

誰與辨之。與張 浮峰

求得一

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

切實受

嘿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卽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

用處說

吃鉢。卽是盡心至命之功。

與 兩 齋

事貫天

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

恩也

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

耳。復何 青編

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眞者。非聖人之言也。上全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願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目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祭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

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功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功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惟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功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

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功夫。歟。抑止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形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旣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眞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

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觀不聞是功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殊生障礙。不觀不聞若非功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

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

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

維揚
語錄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撓和。有謂良知非覺照。

江溪之說
此種念
卷之
說
此字見
羅源之
說
此王心
齋源之
說

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齊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己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人非孺子而惻隱。見疇蹶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會語

立志不真。故用力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會語

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願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棄。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回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會語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

本原不
清則學
識不爲
經而反
爲害可
不懼哉

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穀。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自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復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聵者幾希。會語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慾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

非陽明
不能道
此語他
人必曰
學愈逆
愈遠於
流俗耳
是又與
於自文
之甚者
也

論功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先師自云。吾龍場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之者十之五。鴻臚
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
不得而見也。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
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
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簡易。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
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撓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
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

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褻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

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了。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鰥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己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鄧定宇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

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

森然。是之謂逆。

按曰

以此白
觸尤人
之念疑
無從生

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白註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捐德。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四別音

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基根。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覺川別語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能自信。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口口。徒認見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語金

論學書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答江

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返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

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

答蔡
論

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尙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至。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

答吳
悟齋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

與趙
麟陽

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

與
顧之

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

犯做手本領功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雙江通

知府李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謂不知務。不應。聘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濶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尊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與名文。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太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

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先生閔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涉淮泗。

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總百二十卷。

說理會編

世儒多以實訓誠。亦有倚著之病。夫仁義禮智合德而爲誠。誠固未有不實。但就以實爲誠。則不可。仁義禮智。虛明在中。如穀種之生。機未嘗息。何嘗有所倚著。是德雖實。不見其有實之迹者也。故言誠。惟惺惺字爲切。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故戒慎恐懼於獨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雜於其中。卽是惺惺而爲敬也。

聖人之學。只是謙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閒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

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揜不善者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遇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耳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

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功夫何等簡易耶。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菴。台之黃岩人。以祖廕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璠。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尙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

以遲緩不行。閒住。遷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功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尙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齷齪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兒不誠。非禮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嫉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穿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

布衣董蘿石先生溪

附子敬

董溪。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

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入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真有所爲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也。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質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襤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耶。

董穀。字石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之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

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祇歟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爲禪學乎。

日省錄

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往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

求心錄

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

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

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其視前議猶糞土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學謨準之以鄙情。不知天下有不願毀譽者。嗟然笑其旁也。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榔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卿。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獎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

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錄。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揉。終是不能清楚。卽

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陸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奸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敵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功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眞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眞學。學而眞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眞僞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

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

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與萬
鹿陽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旣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

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功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如貧人說富。如學子論大賢功效。體當自家終無受用時也。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答林子仁名章
心齋弟子也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選工科都給事。

中諫世廟玄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我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菴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其有功師門如此。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

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尙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寢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歸爾。

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己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

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金華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刑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困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子，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狷行無

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倥心信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只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自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

吾人之志。抖擻於昨日。今日可受用否。卽抖擻於上時。今時可受用否。若時時抖擻。可無屬人爲造作否。此要在窮此心之量。靡有間息。其無間息。固天然也。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至流於惡而不自知。

立志既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走罔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罔眼路。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叙。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買。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

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餼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淺有勦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効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曾發心爲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稍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功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

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功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玄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

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值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人。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眞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怵

張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訟冤。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

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右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四有教法。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功夫。識得本體便是功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爲知善必真好。知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簣。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

竟不出於朱子。恐於本體終有所未明也。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然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德孫德欽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副印山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議。嘉靖改元。

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蓋亦有考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

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傳慎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如人。問學於耿楚侗。楚侗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奮然忽若天厲。洞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教。無

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掄闡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敘非四聖之易。而霄壤自然之易。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醵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德泳。號瀘水。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

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

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功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似疑 數夫

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己百己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

利。若論世情利害。亦有世情是非矣。與諸

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雖精。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

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之周

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

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睹

不聞上入微。與余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

安頓處。佛家謂之獨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

在。兢業不暇。那有閒工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

症。思曰容。容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功程。毫釐千里。致昭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

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

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

東廓語錄

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道。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畧欠缺。

有苦閒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閒。却惡閒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辟諸汝自醉酒。卻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功夫去浮思。

往年與周順之切磋。夢與同志講學。一廚子在旁切肉。用刀甚快。一貓升其几。以刀逐之。旋復切肉如故。因指語同座曰。使廚子只用心逐貓。貓則去矣。如何得肉待客。

醒以語順之。忻然有省。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猛自奮迅。一躍躍出。頓覺此身迥異塵寰。豈非千載一快哉。

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

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願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

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真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

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誠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截斷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尙在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旣與之截斷，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卽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如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不把他算數。

一友言己教子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曰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就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好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卽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旣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卻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卻是你志氣。

昏惰了。古人有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爲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尙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爲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除服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旣薨。不欲舉行冊立。二子並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卽以爲

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冊立也。先生卽具冊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爲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耳。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卽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慊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

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曰。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加所謂眞識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曰。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雖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

發者。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爲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獨講雙江以歸寂爲宗。功夫在於致中。而和卽應之。故同門環起難解。雙江往復良苦。微念菴則雙江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滌。見諸生多務知覺。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爲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邊矣。雙江於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

良知乃本心之眞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眞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眞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眞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眞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

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遊戲。妝飾老態。語笑步

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寄高
問著

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寄高
公敬

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纍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脚根可踏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寄樓
溪弟

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寄
純之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爲良知。正是纍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卽知未發之中矣。答
明水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證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

凡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

答龍元健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寇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旣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慙。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蘇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

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用上。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功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畧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惟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峰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惟靜乃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尙未

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者。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白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惡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溶原者。溶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以江淮河漢爲原而溶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妄行妄作以爲常。不復

知過。

符許
玉林

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功夫字眼。乃功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功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

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目見天精。不屬睹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吃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

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畧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附錄

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

困辨錄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辨過

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辨辨

問遷善改過。將隨事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所謂一真一切真矣。

問聞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驟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

問良知之學何如。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致知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

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霸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隨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壚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之爲人。卽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

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關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尙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卽如均賦一事。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功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歎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功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曉曉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

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歎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視。室如懸磬。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詭譎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來。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

輟。登衡岳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聖學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功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牀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論學書

以爲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與林
來論辭受取予。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

小異

時上

才成一

念之終

也

大小

等也

最

好入

手

試以此

語自勵

人人皆

有此病

此當天來事看。卽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卽一介不取與。亦是

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尙故也。

西谷 或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

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攪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

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閒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

披風。榦柯折矣。

與王 有訓

大抵功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

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

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

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

西石 王

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

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

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濁。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尹

山淵

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願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

者。而凡考古知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

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望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坤

某所嘗著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

非志切與氣定。卽不自見。答李二守

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逢人意乎。卽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卽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

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卽所謂事狀之萌。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卽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劉月川

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與謝子貞

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卽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爲說。亦何嘗不爲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解。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爲之。人品不齊。功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它人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吃緊爲人語。致上見得分明。卽格物之義自具。固不必紛紜。

此段最
是用力
不二法
門天下
無代價
之物豈
吾輩學
聖可以
頌之
悟而遂
得耶心
至易動
不可不
警惕

於章句字面之膾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答王龍溪

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功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日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主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日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

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本常發榮必速稿。入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况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說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更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足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與尹道與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人非孩提愛敬。平日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眞乎。無亦不動於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日之

此先生
悟道語
有契於
佛門性
海圓融
之旨謂
隨之氏
仁學只

氣乎。無亦不枯於日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枯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時。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

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靈然矣乎。是故

費明得
此理
觀此覺
驗極深
四錄尤
爲親切
有味

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者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統體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讖。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哉。與林

此學日入密處。紛紜鞆轡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川力全體不相污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以身在天地間負荷。

人嗜好
跡我終
不謂我
監者取
醫最觀
切者
念華所
以爲上
門子路
也

卽一切俗情。自難染污。齊尹

來書實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二字。而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

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

舍則亡。非卽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

復生。亦當攢眉也。齊王

默默自修。眞見時刻有不毅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

底。安頓不至出入。卽有好商量矣。齊王

三四年間。曾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混

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

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陽明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談晚年之熟化。譬

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達。豈止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

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多慨惜。齊王

良知兩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后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即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可以草草認承。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張

旁午之中。吾御之者。輾轉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寂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通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著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綢繆。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殺率也。與錄

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

此亦如
康齊所
謂從五
更極上
汗流滅
下得來
矣天下
因無代
價之物
也
此則今
方傳染
不二法
門

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巖

知縱肆是良知。知不能却常自欺。是瞞良知。自知瞞良知。又是良知。形之紙筆。公然以爲美談。是不背致良知也。此病豈他人能醫耶。答門人

此學靜中覺觀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問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却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論

除此真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

執著乃用功生疎所致。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劉可賢

此心皎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着。亦

無忽略。此便是學。只時時有保護處。不傷皎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嗜欲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好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劉答

賢可

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功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卻真咽喉。下能著刀。能下此刀。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卻是得先幾也。于野

靜中如何便計較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取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卽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生

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未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致知功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本家靈覺生機。封閉愈固。不得出來。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卽天性矣。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睹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睹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睹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睹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吾之發見於外者。卽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吾之彰顯於外者。卽此未著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本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日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睹不聞有所

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常止。非夫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日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發而後致。蓋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卽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今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功夫。畏難苟安者。取便

而未流
因雖生
病念茲
又極之
也凡
學下學
者日三
復此段
庶無大
過乎

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譎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卽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卽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

戊申夏
遊記

龍溪因前記有所異同。請面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夫

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爲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蓋處無弗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靜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真實也。苟爲弗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太深乎。卽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初學意見萬萬。

未嘗有礙。非不礙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卽謂之主靜可也。謂之慎動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使於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相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因其準則也。龍溪笑曰。夏遊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太重。便覺抑揚太過。兄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

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

實際。以至不副宿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而臨私授。而後信久遠也。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跋白沙詩

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鶴突者。條理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

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書王有訓

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示王有訓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

此與關
明白透
一節當
委觀關
明白言
前者所
爲乃包
藏心
作關於
外而心

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札曰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冥之。

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口。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鳩。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

語直將
宋元來
百牛充
佛之論
佛語一
切掃去
昌黎原
道處陸
本論真
據上也
劉崧山
亦云莫
體虛助
三教異
同且當
下辨人
禽兩路

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安。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尙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答何善山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爲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

戒而孚。道存目擊。外艱既除。不應科目。華亭爲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嘿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爲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

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峰之巔。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卽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人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爨籥之風。虛與氣爲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卽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卽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卽是流行。爲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爲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

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幹好事。衆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

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

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

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

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爲之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

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

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

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

當時學者以去
窮等第
二五其
弊既著
彼今之
學者其
病爲不
必去且
明日張
即以保
任德講
之又時
何如

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證其源。

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息緩時能不息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

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爲邑諸生。卽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蔬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

學趙淵下教屬邑。道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卽却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闌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先生怒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愈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

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卽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卽宋儒之省察。涵養卽是致中。省察卽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卽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無之說。最爲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滯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

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卽今肯向裏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擾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爲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之法。盜爲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水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爲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

爲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爲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爲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剩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之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尙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

謫判韶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先生爲文諭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爲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士。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真。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爲諸生。棄之。栖栖於山顛水涯。寂寞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爲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不諱。嘗酌古禮爲圖。據

善行爲規。歲時拄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三五先生洞語

君子不察。率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君子以歲月爲貴。譬如爲山。德日崇也。苟爲罔修。奚貴焉。况積過者耶。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者不重故逸。不善之聞。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動有掩護。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

晚程記

境寂我寂。已落一層。

閱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爲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設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了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當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望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武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爲要務。詔徙雷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劄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爲先生三人頌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悅。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

泉言在釣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爲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

所喜。遂講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矐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窺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

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卽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洛村語錄

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卽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

善於說
此弊往
之心為
可以已

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選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卽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觀。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爲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

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况心性旣無形聲。何從而得。旣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其言不爲過高如此。故聞談學。消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纔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爲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爲無。以意爲有。是分心意爲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爲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難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

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爲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雜於善惡。雖極力爲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爲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卽是知。意之照。卽是物。爲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爲下根人說教哉。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爲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卽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鉛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榜掠。謫鎮海衛。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

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卽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敍。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爛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卽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恍然自失。歸而求之。畢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真幾。卽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

也。

明水論學書

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爲下乘。遷善改過爲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爲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與王龍溪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爲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爲冢宰。南京御史馬敷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

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爲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彗果滅。越月。改汪鋌爲吏部尙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爲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立。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旱潦則問救。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且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爲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疎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

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靜。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爲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嚮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忤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

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卽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漳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尙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曆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射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究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然終不免頭上安頭。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發也。謂之發發。則已屬後天矣。

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真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樸齋不以爲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媠來媠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卽所謂性中只有個善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

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論學書

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豔冶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眞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答周守甫

吾輩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眞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答鄒

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肯痛下

苦功。真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

學無多說。若真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攘。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練習。此處原無定方。答賀弘作

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究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以下答錢啓新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

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蠱者也。

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與以

見其大則心泰。必眞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

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眞明。卽知也。本心之眞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卽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

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曰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字語錄

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

論學書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

誑乎。

與吳安節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輩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蒙山論學書

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

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真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不是自己尋出的。譬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徑行不得。

徵君劉瀘瀘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瀘。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爲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爲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谿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己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卽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

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卽張橫渠水滸聚散之說。核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毋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卽其生時。神已不存。况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序爲學云。弱冠卽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心淺

力浮。漸爲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開熱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寓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曩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清地寧。沖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真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煙。皆爲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見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爲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

誠意功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

對。故謂之獨如此。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慎。

小人一節。或云自欺之蔽。不然。此正見他不受欺。人欺蔽他不得。所以可畏。不容不憤。蓋此中全是天命至精。人爲一毫汙染不上。縱如何欺蔽。必要出頭。緣他從天得來。純清絕點。萬古獨眞。誰欺得他。如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所以小人見君子。便厭然欲揜其不善。便肺肝如見。此厭此見。豈小人所欲。正是他實有此件在中。務穿過諸不善欺瞞處。由不得小人。必要形將出來。決不肯與不善共住。故謂之誠。誠則必形。所以至嚴可畏。意從此動。方謂之誠意。故君子必慎其獨。若是由人欺蔽得。何嚴之有。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

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何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脫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駢之使然。非鳶魚能一

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阜。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爲學。繼述爲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

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有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傯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

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滿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日如林。喞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話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

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給事中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敗時。露章者何止數百人。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爲馮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繫起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尙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卽方從哲滿朝以醜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爲民。奪誥命。莊烈御極。贈太子太保。

謚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覷。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視先覺尙遠。淨几明窗。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功夫。以不起意。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利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摧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會語

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閑舉業。不知學問事。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備。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洪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

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閒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問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人。

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

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集。不肯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

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青原會記

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

文集

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

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沉埋仕途。便沉埋。不肯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驥首青霄。世豈有錮得人。人自無志耳。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爲首輔。方註籍。

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箇江西。江西又爭箇吉安。吉安又爭箇安福。安福又爭箇某房。某房又爭箇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而愈小。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爲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掖。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參政。入爲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為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象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即能行社會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為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朝六藝。極枯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為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潔耳。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句。卽對大學曾參獨得明新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繲絀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業舉。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阜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母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儒學訓導。

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郟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砲。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噪之。奉黨鉤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遂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南阜。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

極。號天玉。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語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玄。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谿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玄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于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玄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玄談學。

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脩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鉉。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鉉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莒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習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盡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

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延龍溪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閩。非俗吏也。蕭念。號念渠。戶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榦。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溪。水西講學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溪。龍溪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動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辯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燦。字士儀。號木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間

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溪。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功。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常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通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朴。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寤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

人固_レ有_レ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湫溟。留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尙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象系